



日常生活译丛



公元 1000 年的 欧洲

〔法〕埃德蒙·波尼翁 著
席继权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日常生活译丛

公元 1000 年的 欧洲

[法] 埃德蒙·波尼翁 著

席继权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公元 1000 年的欧洲/ (法) 埃德蒙·波尼翁著; 席继权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2

(日常生活译丛)

ISBN 7 - 80603 - 969 - 4

I . 公 ... II . ①埃... ②席... III . ①社会生活—欧洲—1000②欧洲—中世纪史—史料—1000

IV . K503②D7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998 号

责任编辑 吴金彪 许 诺

装帧设计 王 芳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9.625 印张 61 幅图 22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几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闲暇时翻看翻看，也用不着特别认真地去读。隔了岁月的灰尘，过往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点滴像一颗颗泛黄的珠子，擦拭一下，还能映照出昔日真实的光泽。

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就我们所知，“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私人”相对于“公共”，趋于日常，富于偶然。这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蔽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社交场合必备的面具和防卫，可以放松警惕，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身着“宽松的便袍”，脱去在外面闯荡时穿戴的坚硬铠甲。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说，私人的空间，虽然是日常的、不完美的、不定的，有



时甚至是虚无和邪恶的，但这是一个有可能导向“欢乐之完满，自由之完满，存在之完满”的世界。然而，因为私人生活总发生在深墙内院，关着门，上着锁，自然也就有其封闭性。乔治·杜比指出，19世纪的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想捍卫这堵“墙”的完整性，遮蔽墙里的一切。但这堵墙内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自我，有不见刀光的争斗，有不可言说的离合，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各种利益和需要交错成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如何穿透这堵有形又无形的高墙，真正进入私人生活的空间，并勾勒出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何在其变化中确定岁月所覆盖的现实？如何既准确无误地抓住主题，同时又不迷失方向，避免陷入纯粹个人的私密生活迷宫，而失去对历史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把握呢？面对这一个个疑问和难题，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忠实描述，致力于还历史一个原样。我们给读者推荐的这套“日常生活丛书”，便是这一领域最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不久前，葛兆光先生在谈文史研究学术规范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现在编的各种历史书，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四道筛子的筛选过滤，诸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等等重要内容在书写的历史中被省却；经过层层染过的修饰，历史的底色隐而不见了。他认为，要透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到历史的底色，找回那些被省略的、被删减的东西，尽可能接近历史原来的面貌。这不仅需要史学严谨的考据，还需要对生活必要的体验和想象。葛兆光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推出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的主旨不谋而合。在我们看来，以往我们所阅读的西方历史，确实如乔治·杜比所说，大都是“公共舞台”的历史，也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经过层层装饰过的难见历史原貌底色的历史。而深入“私人生活空间”，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象和感觉的史料和文献非常少见。通过对这套丛书的译介，我们至少多了一分可能性，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大型丛书，可谓内容丰富，色彩缤纷，加之作者们近乎散文化的笔调，在为广大读者剥去“大写的历史”的装饰、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常给读者带来阅读的



欣喜和发现的愉悦。在阿歇特出版社已经推出的这一系列百余种图书中，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其中的30种以飨中国读者。神游历史，穿越时空，我们一起去结识古希腊的妇女、最早的基督教徒、乌托邦的追求者；去看一看国王的卧房、艺术家的斗室、士兵的营帐、百姓的平常日子；去体验一下宫墙内的沉重、美丽下的丑陋、炮火后的悲怆、辉煌中的黑暗。

从卢瓦河的城堡到蒙马特高地的广场，从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到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从古希腊诸神的游戏到爵士乐手叛逆的鼓点……走进文字书写的历史，市井街巷、深闺内闼、宫廷豪宅、寻常人家，只要你用心去看、去发现，就会有别样的感受，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许 钧

2003年4月16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公元 1000 年时的恐怖 1

一位富有想像力的历史学家 1

有关的历史文献和作品 5

公元 2000 年 10

第二章 在两个世界之间 11

应对挑战 11

巨大的社会变革 12

第三章 树木茂盛 人烟稀少 15

土地的占用 15

人口状况 16

森林边界 17

第四章 气候恶劣的季节 19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 19

那时的天气怎么样 20

可怕的饥荒，惨不忍睹的人吃人的现象 21

第五章 天上的迹象和预兆 27

日全食和彗星 27

痛苦的极点 29

第六章 语言 31

“罗曼语族主要语种”的形成 31

拉丁语——共同的方言 35

第七章 宇宙空间 37

宇宙 37

地球 38

骑马从兰斯到沙特尔 41

旅行的事故 45

不幸的遭遇 46

皇帝出游 49

修道院的接待工作 50

从拜占庭回国 52

一位环球旅行者 54

第八章 时间 57

每天的时间和每天时间的测算 57

每年的进展节奏 61

人类的时代和时期 62

人的寿命有多长 64

死亡的时间 66

第九章 社会各阶层和他们对社会的认识 71

教皇和皇帝 71

支离破碎的西方帝国 74

一个封建王国 76

小城堡主 78

农民 79

社会概貌 81

上层和下层教士 82

未来的构架 83

第十章 乡村的宗教 87

教士的地位和使命 87

异端邪说 89

作为启示者的圣伯努瓦 93

高卢异教 95

卡冈都亚 97



遵守习俗和态度矜持 99

第十一章 基督教的影响 103

克吕尼运动 104

修道院院长的威望和影响 106

克吕尼修道院的爱德 108

圣人的权力 111

宗教仪式表演剧 112

上帝的和平与休战 114

朝拜 117

第十二章 道德与风俗 121

有代价的忏悔 121

杀人犯 123

肉体犯罪 125

避孕和流产 128

性巫术 130

异教迷信和各种巫术崇拜 131

关于女孩子的贞洁 134

犯罪信仰和巫魔夜会 135

爱德的过失 137

盗窃 137

暴饮暴食，纵酒无度 138

亵渎神灵 138

《治病医师》和社会现实 139

第十三章 神职人员的道德品行 143

主教 143

僧侣 144

奇怪的僧侣 145

粗野的僧侣 149

第十四章 善良僧侣的有关生活 153

修道院的吸引力 153

克吕尼修道院僧侣一天的生活 154

忏悔赎罪 157
每日第一餐 158
每日的晚餐 160
烹饪技术 160
祈祷和日课小结 161
体力劳动 162
脑力劳动 164
初学修士和献身修会的儿童 165
个人卫生 167
无声的语言 168

第十五章 修道院的官吏 171

修道院院长和修院院长 171
寺院执事 172
膳食主管 172
厨房用具 173
食堂管理员 174
粮食饲料征管员 176
司马僧侣 176
园艺僧侣 177
教堂圣器室管理员 177
布道牧师 179
医疗护士 179

第十六章 精神的伟绩 181

修道院所办的学校 181
对献身修会的儿童的教育 182
异教徒作者的问题 184
卢瓦尔河畔弗洛里修道院的阿蓬院长 185
主教学校 186
高等教育的典范：热尔贝尔 187
宫廷文化 189
优秀作者的口才 190
算术 193
音乐 194



几何学	195
天文学	196
法学	196
神学	197
医学	197
一些主要的主教学校	199
一位修女剧作家	200
哈乌尔和欧塞尔的圣日耳曼修道院的铭文	202
英雄史诗	203
用“通俗语言”写成的第一批不朽之作	207

第十七章 力量与技术 209

动物的力量	209
流水的力量	211
科学技术	212
矿产	212
冶金	213
金银匠	214
纺织工业	215
其他各种技术	217

第十八章 采地上的劳动者 219

土地的面貌	219
森林	220
田野	222
葡萄	227
农民吃的食物	229
家养动物	230
乡村的服装	231
乡村的住房	232
农民的不平等条件	233
佃农的负担	235

第十九章 封建领主和王侯 239

小封建领主	239
-------	-----

小城堡 241
小城堡里的生活 243
领主的餐桌 244
封建领主的卫生状况 246
野外生活 246
大贵族领主 248
石头城堡 249
大贵族领主的服装 251
罗贝尔国王的爱情 253
罗贝尔国王的爱心 257
国王的官邸 259
珍贵物品 259

第二十章 战争 263

战争的性质 263
战争的现实 264
一些小插曲 265
一场精心设计的战役 271
小结 271

第二十一章 商业贸易和城市 273

少量的贸易 273
真正的集贸市场很少 274
犹太人 276
威尼斯 278
斯堪的那维亚的商业贸易 281
第一批西方的基督教商人 283
海上贸易之前的城市 285
被商人们改变后面貌焕然一新的城市 286

第二十二章 白色的外观 289

原因 289
公元1000年的一次观光旅游 290

译后记 293



第一章 公元1000年时的恐怖

人们没有足够地意识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信仰密切相关。

一位富有想像力的历史学家

我们姑且认为，米舍莱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虚构：“当公元1000年降临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在中世纪时，大家普遍是这么认为的。”可见，当时人们过着一种怎样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想一想……不，没有必要费这个脑筋了，情况就是如此。看一看“公元10世纪或11世纪大教堂里那些古老的塑像就知道了，个个瘦骨伶仃，默默无言，扮着鬼脸，表情紧张呆板，样子像生活一样痛苦，面孔像死人一样难看”。且不管这些塑像是不是在公元1000年以后创作的，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确认“那个贫穷时代的形象，尽管曾经遭受了很大的破坏”——罗马帝国的破坏，查理曼^①帝国的破坏，基督教“医治人类创伤的失败”；真是个“痛苦连着痛苦，破坏接着破坏”的时代。人们需要另一种新的生活出现，而他们正在等待。俘虏们在黑暗的城堡主塔中等待，在阴森森的恐怖笼罩之下，迈着沉重的步伐，度日如年；农奴们在田野上，在可恶可憎的塔楼的阴影下等待；僧侣们在修道院里节制饮食，在心灵孤独的喧嚣中，在欲望和失败中，在经常的内疚和奇怪的幻觉中等待；魔鬼也不时地出现在僧侣周围，使其成为无情的奚落和嘲弄的对象，到了夜

^①查理曼是法国加洛林王朝创立者矮子丕平之子，他于公元768年即位，800年由罗马教皇列奥三世加冕为西方帝国皇帝。他在位时建立起了一个从埃布罗河到易北河的庞大帝国。

晚，魔鬼一边拉着僧侣睡觉的被子，一边龇牙咧嘴地在他们耳边咕哝：“你已经是快入地狱的人了！”

根据《法兰西史》^①第四卷第一章的记载，巨大的真实的灾难时时笼罩在那个时代，到处呈现出一片悲凉的气氛。这些灾难有时发生在公元1000年以前，有时发生在公元1000年以后，作者胡乱地把事件混合在一起，以至于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我们应当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而米舍莱则指出了这些灾难对当时人们所产生的影响：这些过多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让他们的心灵趋于破碎，使他们产生了一点点仁慈和恻隐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停止战争，自己也在上帝举起的利剑之下吓得嗦嗦发抖。再也没有必要互相残杀了，再也没有必要为争夺这块即将离开的该死的土地而进行战争了。至于所谓的报仇雪恨，人们再也不需要它了，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他的所谓敌人，其实同他一样，也是缺衣少食，毫无生活保障的人。

对于我们的历史学家来说，这里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以便证明这一点：“在利摩日^②发生瘟疫之际，人们自愿地跪倒在大主教跟前，匍匐在他的脚下，保证今后不再骚乱，维持和平，尊重天主教，不再拦路抢劫，骚扰百姓，至少应该安排照顾好那些在神父和教士的保护下从事旅行的人。在所有的圣事日（从每周三的晚上到每周一的早晨），一切战争都必须禁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和平，不久以后称之为‘上帝的休战’。”^③

大约发生在公元997年的利摩日的瘟疫，导致了“和平和司法公约”的诞生，编年史家阿德马尔·德·沙巴纳作过记载，这份公约是在阿基坦公爵和那些“大贵族”之间签订的，但是没有特别受到宽容的那些人，也没有提到在什么时候，什么日子不能发动战争。这只是一份简单的和平协议，总而言之是如此，这份和平公约并未能阻止这些签约的大贵族之间的争斗，还不到三年，正好是公元1000年前夕，其中至少有两位贵族进行了一场恶战，在

①《法兰西史》（888～995）：1930年～1937年由罗伯尔·拉图什在巴黎翻译出版，作者里歇，这是一部研究法国中世纪历史的重要史料。

②利摩日是法国中部城市，今利穆赞大区首府，跨维埃纳河，离巴黎374公里。中世纪曾爆发鼠疫，死了很多人。

③“上帝的和平”亦称“神的和平”，“上帝的休战”亦称“神命休战”：这是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所作的一种规定，目的是为了束缚世俗封建主的手脚，规定交战各方不得侵犯教士、教堂、修道院等，名为“神的和平”，又规定在某些圣日期间禁止作战，否则开除教籍，名为“神命休战”。



一座城堡的周围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然而，米舍莱还是固执地寻求他的美梦，他说：“在这场恐怖的大战中，大多数人只是在教会的阴影下才找到了一点休息喘息的机会。”赠送土地、赠送房产、赠送农奴，“所有这些赠与契约”让人相信只是为了一个同样的原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此后人们调查发现，“所有这些赠与契约”都是通过自中世纪初期以来所保存下来的成千上万的遗嘱和赠与契据的形式来进行的。其中有35份契约援引了世界末日的说法，没有一份契约注明了确切的日期，人们在7世纪尚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契据，而大部分的契约都是公元1000年以前的一百多年所遗留下来的，另有几份是公元1000年以后的，最晚的一份是公元1080年留下来的。



世界末日。

这里看起来并非如此，这位非凡的历史剧作家又把文章引向了另一个主题：“但更经常的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他们放下心来，他们渴望着抛弃弓箭，抛弃武器背带，抛弃所有这个世纪的部队军事象征。他们换上僧侣的衣服，躲藏在僧侣中间……”还有些大贵族也想进修道院，只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所负有的责任才加以放弃。例如：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人称“长剑公爵”，他于公元943年被暗杀身亡；还有勃艮第公爵——于格一世^①，1076年~1079年在位；日耳曼皇帝——亨利二世^②，1002年~1024年在位。这三位王公贵族就可以证明，当时这种诱惑力对许多无辜的非宗教人士均产

^① 勃艮第公爵于格一世和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都是当时雄据一方的有重大影响的亲王。

^② 亨利二世（973~1024）是德意志萨克森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1002年为德意志国王，1014年加冕为罗马皇帝。

生过影响，他们希望最后的几年能在隐修院里过着修道士的生活；作为公元1000年时恐怖的证据，他们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此外，米舍莱已不再考虑这一点了，现在他要讲的主题是，有关那个时代的几位亲王的信仰和虔诚。除了他在上面讲到的威廉，于格和亨利以外，他还提到了第四个人，此人生活在公元1000年，而且在位执政，但遗憾的是，他什么情况也不对我们讲，其原因就是他非常害怕世界末日到来，这一位就是善良的法兰西国王，虔诚者罗贝尔^①。

对此人他作了全面的评价，但并不是没有带任何偏见。他的传记作者，艾尔戈僧侣就这些方面谈到过他，还有他曾经广泛利用过的编年史作者哈乌尔·格拉贝^②，此人也是一位僧侣，他只是记住了他虔诚、仁爱 and 慈善的主要特点。他甚至将一种美丽的行为添加在他的身上，艾尔戈僧侣曾经毫不含糊地把这种美德给予过虔诚者罗贝尔的父亲于格·卡佩，但没有给予罗贝尔。他深情地注视着他，但是，他却突然间发现，正是在这位仁慈的国王罗贝尔的统治之下，人们度过了公元1000年这个令人无比恐怖的朝代。这是矛盾吗？不是，总有办法来安排这一切：“似乎老天爷的怒火可以通过这位普普通通的人来平息，好像在他的身上可以体现上帝和平的愿望。”不仅这一切都解决得比较好，而且恐怖也被一种极好的论据所证实：“人类已经放心了，并且希望还能延续下去……她已经从世界末日中站了起来，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建设，而首先是为上帝建造教堂。”这就是哈乌尔·格拉贝不止一次地同意给这座磨坊供应饮用水的原因。让我们不像米舍莱那样自由地对其加以表现吧：“当公元1000年后的第三年来临之时，人们看到几乎在整个地球上，特别是在意大利和高卢^③境内，到处都在重新修建教堂。尽管大部分教堂已经建得非常好，再没有任何必要去重新翻修，但是，那些天主教会团体还是在进行着一场真正的竞赛，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教堂比周边的教堂建造得更宏伟、更气派。据说，人们自觉地振奋起来，抖擞起精神，除旧迎新，给所有的教

①虔诚者罗贝尔（约970~1031）：罗贝尔二世，公元996年起为法兰西国王，于格·卡佩之子。

②哈乌尔·格拉贝（985~1050）：中世纪著名的编年史学家，僧侣，著有《法兰西和勃艮第史》（四卷）。本书大量引用了他的文献资料。

③高卢是古代罗马人对克尔特人居住地区的称呼，分为山外高卢和山南高卢。山外高卢地区即今日的法国和比利时。



堂披上洁白的盛装。”

文章写得太精彩了，它明显地表现出，11世纪的曙光已经升起，公元1000年的明天，对于天主教堂的建筑来说，将是一个万象更新的辉煌的新时代。所有这一切都是他要证明的。既不是它的内容，也不是它的背景能让他形成这样的思想，“人类已经放心了”，“她已经从世界末日中站起来了”。

有关的历史文献和作品

显然，只要认真地读一读米舍莱的作品，核实他的参考资料，就足以证明他的想象占了上风。那些文献把这位天才的历史学家引入了歧途。但是，他的作品很自然地是被别人带着一种信任感来进行阅读的。别的历史学家便跟在他的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例如：奥古斯丁·梯也里就是这样。作品的主题在无数的有关历史演变的故事中得到了充分地扩展，其中的有些故事甚至是出自像爱弥尔·格伯哈特这样的大学者之手。他在几乎所有的学校教材上都得到了介绍。这样以来，关于公元1000年恐怖的神话，由于人们是用一种陈旧儒雅的书写形式，因而没有得到利特雷的认可，只有深深地刻在所有人的大脑里。这并不是别人经常反驳他反驳错了。但是，正如伟大的中世纪文化史研究专家费迪南·洛特所说的那样：“只要人们一停止指出和批驳历史性错误，这种错误就会马上出现。”

从1873年开始，本笃会修士弗朗索瓦·普莱纳，在一篇发表在《历史问题杂志》上的很有分量的文章中，指出了论文里的全部错误，引用了一些论据材料进行说明，但毫无作用；1885年，博学的儒勒·罗瓦写了整整一本书《公元1000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结论是完全相同的；就在同一年，克里斯蒂安·帕菲斯特也出版了一本写得很漂亮的书——《关于虔诚者罗贝尔执政时期的研究》，这本书使人们重返公元1000年时的法国，只是没有了那种恐怖的感觉；1908年，弗雷德利克·杜瓦尔巧妙地谴责了所谓《公元1000年的恐怖》，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偏见”，如同欺骗。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都碰到过这个问题，他们偶然所做的无数次反驳也无济于事。1947年，就在费迪南·洛特在《法兰西信使报》工作的时候，我也拿起